# 贵妇还是荡妇

      Ben 是一个金饰店的老板。不过我和他的故事，从头到尾我没有收下他任何  一个金饰：p故事大概是在一个月前谱下序曲。

我们在一个共同朋友的生日party 上认识。他是个三十出头的男子，短发、  中高身材，香水和时尚衣着，不言而喻他的品味。

初得知他是金饰店老板时，我竟有种连不太起来的刻板印象。他的外型打扮  比较符合那种造型师之类的感觉，斯文、清秀，时尚。我的造型倒是蛮符合OL的，  尤其是那天加班，我根本没机会换衣服，就穿着套装去：p我们互相印象都还不错。他以想询问理财为由留了我的电话。

大约一个礼拜后，他约我去看电影。那阵子接近圣诞节，其实活动还不少，  我一路拖着，终于敲定一月初去看了电影。

初次单独相约，我都穿的很安全，不会诱惑人犯罪。我穿着一件混花色的毛  衣和呢绒长裙，只能够衬出曲线，其它都没有露。

我们相敬如宾地相约在华纳威秀，一起买了票，买了东西，像两个超龄的高  中生，边吃着东西、边等电影开场。整个夜晚中规中矩，结束在他送我回家。

「啊，sandrea ，过几天有另一部电影，你要不要去看？」他在临走前问着。

「哦，哪一部？」我问。

「「歌剧魅影」拍成电影，过几天要上。那是我最爱的音乐剧。」他说。

「好啊。」我一口答应着。

「歌剧魅影」是部很棒的电影，或应该说很有感觉。虽然感觉上女主角的声  乐能力不像之前我们常听到的那版本那样动听，但大银幕的表现让这部变得更精  彩。

我几乎是屏息着看完电影没去注意到Ben 的存在。散场后，我几乎仍无法跳  出影片的氛围，脑中盘旋着还是剧中的旋律。

Ben 走在我旁边，看着我。

「我觉得你唱歌的样子很美。」他突然开口说道。

「什么？」我一时会不过意来。

「你刚在边走路边哼着歌，很美。」

「我有吗？」我真得没注意到。

「对啊。」他笑笑。

我满脑子还是电影的情节。

突然转头问他：「你觉得，为什么女主角最后没有选择phantom ？」他停了一下，想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话：「她要的，不只是短暂，而是永  恒。」「啊？」这句听起来怎样都不像是回答我的问题。而且我的经验告诉我，一旦男人试  着用「哲学式」的文字时，要嘛那个男人是真得有研究哲学到有点出世，要嘛那  个男的心里有别的企图。

他微笑着，开始解释他的说法是，phantom 只能给予音乐上短暂的快乐，但  真正的永恒却不能给。

好吧，听起来像是有点说的过去。

没想到他在最后加了一句话：「sandrea ，如果给你选，你要片刻的高潮，  还是永恒的甜蜜？」相信我，他的确讲出了「高潮」这两个字！

我脑中努力去想他为什么会用这个字，他是想暗示什么吗？他知道我生性不  定，喜欢一夜情吗？还是他的「高潮」并不是暗指，而是我太邪恶了？

我犹豫着不回答他。

我们沉默了几分钟，他车子也快到我家了。

他忽然转头，「后天晚上有场音乐会，我有很好的票，愿不愿意跟我去？」「什么音乐会？」我对古典音乐没什么概念。

「钢琴协奏曲之夜，你一定会喜欢的。」他诚恳地说着。

我也没思索多久就答应了。这位只见面两次的男子把我们两人的距离引导到  一种高文化气质的领域，有种难以置信的诱惑力！

那天，我仔细挑选了衣服，要到国家音乐厅的穿着可不能不好好选。

我穿了一件v 领低胸的黑色连身露背长裙，搭配黑色绑式的细根鞋，耳环、  香水、项链、手炼，全部配备都戴了。这种低胸长裙适合胸部不那么大的女生，  穿起来会刚刚好，我穿反而太容易比例失调而偏向庸俗。这种时候必需要稍稍盖  住，我通常会选一件毛皮的披肩，低胸若隐若现，就是刚好为了扫兴的冷天气。

我穿了一件厚重的大衣，完全盖住了身材。

他准时到我家门前接我。我在车上听着他大谈古典音乐，听着车上放的交响  曲，听着听着，竟也会自己融入那个世界里。

我们到了停车场。我说把大衣放他车上，他看着我的打扮，眼神亮了起来。

「sandrea ，你真的很美，很有气质。」他赞美着。

「谢谢。」我微笑着。

「不知道像你这样的气质美女有没有男朋友呢？」他终于问。

我微笑着，一如之前回答别人的方式，甜甜的笑着：「我有先生了。」看着他错愕的表情，我笑着再补一句，「如果要我付今晚的票钱，我现在就  给你，没问题。」「呃，不用……」他试着保持镇定。

我笑笑着，挽着他的手走进音乐厅。

坐下后，我把我的披肩拿下。他的眼神似瞟似无的一直偷瞄着。我故意装作  没发现。

没几分钟后，他凑近我的耳朵：「你穿这样，跟一个男的单独出来，不怕我  告诉你老公啊？」「我怕死了。」我皮笑肉不笑地用反讽的口气说着。

「你这样真得很漂亮呢，很符合音乐厅的气质。」他又说。

「谢谢。」我仍微笑着。

之后，我们没再多交谈，直到音乐会开始。

我对音乐不太懂，但我真得觉得能感受到演出者想散发出来的情感。钢琴独  奏者的神韵气势，以及交响乐团的陪衬，我很快就陶醉在其中。

大概在第二首的中间，我忽然感觉到他握住我的手起先是试探性的，接着在  我没反应时，就更完整地握住；我心下也有点犹疑，但我更想好好听演出，就任  他握着，直到拍手时，我把手一抽掉。

第三首时，他的手又过来了。我看了他一眼，示意他「你在干什么？」不过  没有很大的动作；他的手也一直大大方方的握住。

散场后，我披上披肩起身，而他的则大大方方地搂上我的腰，像情人一样。

「喂，你这样搂一个有夫之妇，不怕我叫我老公砍你呀？」我说。

「我怕死了。」他学我的口气。

我忍不住噗嗤一笑。

这一笑，让他更大大方方地搂着我的腰间。

我们这样走到了车子。

（到这里一定会有人问，为什么我不把他推开、或翻脸等等的。其实可以想  一想，我会写出来的故事，通常是我当下就已经有一点点想要的欲望，或甚至是  当下还没、而潜意识里却已经想着要发生的。平常可不是每个人搂我的腰我都会  不反抗的）坐上车，起先又是一阵沉默。

他开着车，接近我家时，忽然开口，没转头看我：「要不要……找一间旅馆  休息？」我知道现在听起来，只见面三次、不太熟的人，我显得像欲女一样。但当下  的场景，真得营造出了那种气氛。

我停顿了十分钟，反复思考着。车中传来小提琴激情的演出，彷佛描写着交  欢的场面。

事后我问了，当时那首曲子叫作《柴可夫斯基小提协奏曲》、第一章。

「好。」我小小声地回答。

接着，没人再说话。他火速掉头，转回一个刚路上经过的宾馆进去。要了一  间最贵的两人房。（最贵也没多贵）我们就进房了。

刚进房有点尴尬。他脱了外套大衣，我则脱了大衣和披肩。我先坐在床上，  他则又再脱了几件衣服，就坐到我身边。

他从我背后开始按抚着我的裸背，口中轻轻亲着我的耳根。那是我最敏感的  地方，我一被亲就会想闭上眼。

他的手开始游移到我的腰间，画着圈、不规则而凌乱地抚弄着。

「sandrea ，舒服吗？」他轻声问着。

「很舒服。」我闭目道。

他的手摸上了我的胸，我不小心惊呼了出来：「啊……」他似是受到鼓舞，两只手开始从我的背后环抱着，隔着衣服揉弄我的乳房，  嘴则亲着我的颈后根；我受不了挑逗，开始大口的喘着气；他也察觉到了，两手  时重时轻地按捏着在我耳边，不时低唤着：「sandrea ……」我急促地喘息着，双颊绯红燥热；他两手轻轻地褪下我的连身裙、而露出内  衣，两手不停把玩着我的乳房；我这时已被挑逗的欲火高涨，手不自主地去解他  的裤子；他配合着把自己全身衣物脱光，露出挺立昂扬的分身。

他两手又再度摸上我的乳房，这次是大力地揉弄，扯下肩带和右边的胸罩，  让右边的乳房露出来；我的手则毫无目标地在他身上游弄着。

「sandrea ……」他说，「如果太快，就告诉我……」但他手中没有任何放慢的意思。

我的乳房被不停地爱抚已使得我娇喘不已。半茫然中，他将我的胸罩完全脱  掉，接着将我早已湿透的内裤慢慢扯下。

「都湿了……」他手里拿着我的内裤，贼笑着看我的反应。

我则仍在喘息着，根本无法回答。

他轻轻将我推倒在床上，戴上套子，半跪着，俯视着我的裸体。

「好美……」他赞叹着。

我喘息稍止，正觉得有点害羞，他却插了进来。

「啊……啊……」闭目的我忍不出失神浪叫。

他开始慢慢的抽插，尺寸并不算大，但一直是慢慢地、而仔细地在我里面进  出。

「Ben ……啊……」

「sandrea ！」他半呓语着，慢慢加大力道，「告诉我，舒不舒服？

会不会太大力？」

「不会……舒服……啊……」我呻吟着。

「喔！我也很舒服……」他说着，开始加速，「我、我要射了……啊……」他腰部忽然大力地摆动着，然后他就射精了！

我们相拥着、喘着气。他仍不停地轻抚我的身体，但我被挑起的情欲似仍未  完全得到平息；他先起身去清理，我则去冲了水，仍旧脸红心跳的。我仔细想着  是不是还要去压榨他：p（所以千万别随便挑逗女人，要满足她们可没那么容易！）我随手拿了一条干毛巾，一手遮着身体走了出去；他正裸着身体，点着烟，  看着电视。

「Ben ……」我走到他面前，媚惑的笑着弯下腰，让毛巾掉落地上，一手轻  抚着他软掉的弟弟，脸凑近到只有数公分的距离。

那种感觉真的很刺激看着他软掉的分身瞬间伸长变硬他伸出手轻触我  垂下的乳房边调笑着，「你这坏小孩，你想作什么？」「人家想……」我媚笑着，挑逗到了不行。

他表情似是亮了起来，又似是变的淫邪，低声说道，「原来你也很色……」语未毕，他忽然一口含上我的乳房，不停地吸吮着口水，舔满着我的乳尖，  那种淫荡放浪的画面完全异于方才的文质彬彬。我也狂乱的叫着，激情的温度升  到最高点。他一边吸吮着，一手又不停地揉弄着，感觉像哺乳的画面，但这种念  头只让我觉得更害羞而更淫荡，叫的更大声！><他粗鲁地把我推倒，又戴上了套子、无预警地插入！

「你真坏……sandrea ……我要好好教训你……」「啊……人家想要……啊！……啊……」他更粗鲁地进出，不复方才的斯文；我也淫荡的狂吟着。软绵绵的床被他的  每一个大动作撞击作响。

他不停地大力抽插着；我沈醉在突然激增的热度、仍浪叫不已。

「Ben ……啊……我要……」

「sandrea ……你……啊……嗯……」

忽然间，他加快速度，边揉着我的乳房的手也转向用力地压着我的肩：「我  要射了……啊……sandrea ……」「Ben ……啊……啊……」隔着套子，感受到第二次的量明显比第一次少，但狂乱刺激的气氛反而让兴  奋的程度远胜前一次！

完事，我们再度清理着，躺在床上休息。

「sandrea ，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个气质美女，冰山美人那种的，呵呵……」  他说。

「那你的意思是……？」我挑眉质问，佯怒着。

「呵呵……我更喜欢你这样啊！」他仍嘻皮笑脸的说着。

我哼了一声，没搭理他。

老样子，byebye，仅此一次！

【完】